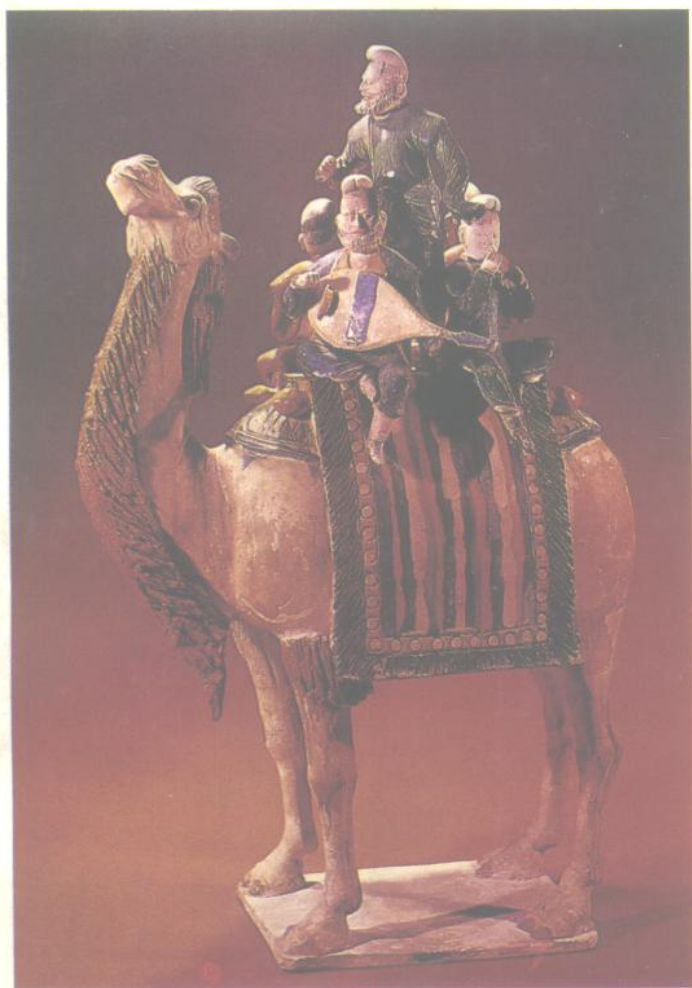


丝绸古道上的文化



克林凯特著

赵崇民译

贾应逸审校

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

敦煌研究院资料中心丛书

丝绸古道上的文化

(德)克林凯特

赵崇民

贾应逸

原著

翻译

审校

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

2248/20

丝绸古道上的文化

(德)克林凯特著 赵崇民译 贾应逸审校

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出版发行

(乌鲁木齐市西红路 118 号 邮编 830000)

新疆科技报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7.5

字数:200 千字 印数:1—5000 册

1994 年 9 月第 1 版 1994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7—80547—240—8/J·195 定价:9.80 元

序 言

“丝绸之路”一词，在国际学术界及普通读者中并不陌生。所谓“丝绸之路”是指在古代交通史上，曾有过一条东起中国的中原大地，西至地中海之滨，横跨欧亚大陆，绵延 7000 余公里的陆上商贸大道。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养蚕的国家，丝绸制品是其在对外经济交往中最先向西方国家出口的大宗商品之一。而这种商品的出口，正是通过联系着东西方的陆上商贸大道，运到欧洲大陆的。故而在 19 世纪末，德国著名地理学者里希霍芬在他的地理著作《中国》一书中，首先提出了“丝绸之路”这一说法，后为国际学术界一直沿用至今。

作为联系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丝绸之路”，至少在公元前若干世纪就已形成。早在公元前 3 世纪的希腊人、罗马人和印度人的历史和地理著作里，就有关于东方的“赛里斯国”（即丝国—中国）的记载。但在我们国内的一些著作中，人们总习惯于把公元前 2 世纪，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说成是“丝绸之路”开通之始，其实这是一种历史的误会。张骞出使西域的目的，主要是联络西域各国，共同抗击匈奴的侵扰，确保汉朝政府对通往西域各国的交通畅通无阻，以保证对西域各国的经济、文化交流能顺利进行。由此看来，张骞所扮演的角色，仅只是一个外交使者，而不是“丝绸之路”的开拓者。

在古代“丝绸之路”沿途各地，有着众多的国家和民族，它们都仰赖着这条商贸大道，从事各种商业贸易活动，发展了本国和本民族的经济。经济的交流，必然导致文化上的沟通，各国在文化交流的过程中，在互相推出自身的民族文化的同时，也吸取了许多外来文化的精粹，从而创造了自己的历史文明。“丝绸之路”上的文化，具有欧洲型

的，欧亚混合型的和东方型的几种内容，它们互相参合、互相流传于“丝绸之路”沿途的国家和民族之中。

古今中外，曾有过许多历史家、地理家和旅行家，对“丝绸之路”进行过考察或研究，并以不同角度撰写了不同题材的、关于“丝绸之路”的历史、文化的论著。德国学者克林凯特所著《丝绸古道上的文化》一书便是其中的一种。克林凯特是德国波恩大学宗教研究所的著名学者，他长期从事于宗教学、民族学和神学的研究。他有丰富的历史、地理、民族和宗教等方面的知识，曾多次穿行于中国西部省区和中亚、西亚等地，对古老的“丝绸之路”上的历史和文化进行实地考察。本书是作者对“丝绸之路”考察研究的一部学术性新作。作者从历史和考古的角度，全面论述了古代“丝绸之路”沿途地区，各个国家和各个民族的政治、经济、历史、民族、宗教和文化，并得出令人信服结论。不论从本书的学术性、资料性和可读性各个方面来看，它可堪称不同于一般作品的好书，对于研究“丝绸之路”的历史文化，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译者赵崇民先生早年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学院德语专业，还精通法语，又有良好的汉语基础，曾翻译过许多德文、法文的有关中亚史地和考古方面的著述。在向广大读者介绍西方学者研究“丝绸之路”的信息方面，赵先生起了很好的作用。赵先生把《丝绸古道上的文化》这本书翻译出来，无疑是为我国研究“丝绸之路”的学人，又增添了一种新的资料。

冯志文

1994年8月于敦煌莫高窟

致中国读者

这本关于丝绸之路的书，是在科隆杜蒙特出版社的推动和委托下写成的。当时该出版社打算出一本介绍丝绸之路上那些最重要地点的导游书，而我长期以来正是研究丝绸之路的历史、文化和宗教的，想写本书概括介绍一下这些最重要地点的文化史。我们达成协议，出版一本关于文化史方面的一般介绍书籍。这种介绍对于旅游者可能也是需要的。当然，关于丝绸之路上各个地点的资料是极其丰富的，以致对每个重要地点都可以写成一大本书。我力图把主要是西方近年来在研究中所获的最重要成果加以总结，我希望这对中国读者也将是有益的。可惜我本人不懂中文，因此感到很遗憾，不能参考那些极其重要的中文研究论文。然而我希望，本书能导致西方与中国之间对这一课题的研究上进行对话，从中我们可以互相学习，而这种情况历来就是丝绸之路文化的一个特点。

H. —J. 克林凯特

1994 年 4 月于波恩

目 录

序言	(1)
致中国读者	(1)
第一章 丝路地区	(1)
一、中亚的丝路	(2)
二、中亚丝路向西的延伸	(5)
三、中亚丝路向东的延伸	(6)
四、丝路地区的特征	(7)
五、沿着丝路的旅行	(10)
第二章 对丝绸之路的考察	(26)
一、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对丝路东段的考察	(28)
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对丝路东段的考察	(38)
第三章 丝绸之路上的民族	(41)
一、古希腊文化为开端	(41)
二、安息的影响	(43)
三、塞克人的影响	(45)
四、月氏	(46)
五、吠哒人	(48)
六、粟特人	(49)
七、吐火罗人	(51)
八、匈奴、柔然与拓跋	(52)
九、突厥人	(54)
十、吐蕃与西夏人	(58)
十一、蒙古人及其后裔	(58)
十二、印度人	(61)
十三、中国人	(63)
十四、定居民族与游牧民族	(66)
第四章 丝绸之路上的宗教	(70)

一、民族宗教.....	(72)
大夏的宗教	(72)
粟特发源地的宗教	(74)
中亚突厥人的早期部族宗教	(77)
二、世界性宗教.....	(80)
基督教的景教派	(80)
摩尼教	(85)
佛教	(90)
伊斯兰教	(98)
第五章 丝路西段的文化区.....	(103)
一、希腊对东伊朗和大夏的影响	(103)
二、东伊朗和中亚西部的安息文化	(109)
三、贵霜王朝及其中亚后裔国	(115)
四、呼罗珊——阿姆河口文化	(131)
五、粟特——一个已经消亡了的中介民族的文化	(138)
第六章 丝路东段的文化区.....	(150)
一、南线商路上的文化中心	(150)
和田.....	(152)
米兰与鄯善王国.....	(159)
二、北线商路上的文化中心	(164)
库车——吐火罗文化中心.....	(166)
吐鲁番——文化的交汇点.....	(176)
敦煌——通向中国的大门.....	(192)
第七章 丝路地区——一个独特的文化区.....	(203)
一、社会状况	(204)
二、文化状况	(207)
三、宗教状况	(212)
注释.....	(216)
后记.....	(231)

第一章 丝路地区

我们所说的“丝路地区”，指的是一个在地理上分为若干部分的地区，它从伊朗东部高原，延伸到戈壁沙漠，也即中国腹地的西部边界。这里生活过各种极不相同的民族，由此也不断导致民族迁徙。不过在论述时，也不能不涉及与其相邻地区，例如伊朗东部高原和阿富汗高原、蒙古大草原、以及中国的北部山区。

丝路地区的特点是，它把伊朗、印度和中国的文明结合成一体，而自己本身不是一个单一的文化区，在这里，我们不仅可以感受到上述三种文明的影响，而且正如生活在中亚大草原和半沙漠地带的游牧民族文化一样，沿着丝绸之路的那些绿洲，也构成了这个地区的特色。

沙漠中散布着一片片绿洲、大草原，最后还有沿着大致东西方向绵亘于这一地区的高大山脉，这些就是呈现在这个地区的多种多样的地理形式。帕米尔山结的共产主义峰，高度为7495米，该山结把这个地区分成东西两个部分。帕米尔山结以西是喀喇库姆（黑色沙子）大沙漠和克孜尔库姆（红色沙子）大沙漠，而它的东部则延展着塔里木盆地，以及盆地中的塔克拉玛干大沙漠，此外还有戈壁。这些沙漠地带被草原地带夹在中间：西边为哈萨克大草原，东边为蒙古大草

原,南北则以高山为界。这些大山上融化的雪水,是沙漠边缘绿洲城市的生活基础。山脉的走向也就决定了丝绸之路的走向。商路就穿过这些绿洲,当然,在某些地方还越过高高的山隘。这些在文化上极不相同的绿洲,由于交通上互相联系,自然也就产生了“丝路地区”的提法,它从伊朗东部一直延伸到中国西部。

一、中亚的丝路

沿着中亚地区山脉的走向,形成了丝绸之路主要站点的位置。寇佩特山脉,把伊朗东部的呼罗珊省与中亚西部低地分隔开,有两条大河流经这个低地:阿姆河与锡尔河。在寇佩特山脉以北,在图兰低地中,有一些城市,例如尼撒和马里,当初都是重要的交通枢纽。从那里起,路线就通向伊朗东部高地,差不多就是古代的内沙布尔,距离今天的马什哈德不远,然后进入通向大夏的阿姆河上游山谷,并且进入泽拉夫善河谷和锡尔河谷,也即进入了粟特人的发祥地。处于兴都库什、天山与帕米尔山脉之间的阿姆河上游,曾经有过无数居民点和城镇,其中有一部分早在希腊大夏时代(公元前4—2世纪)就已建立起来。

如果我们从马里向南,沿着通向赫拉特的木尔加布河谷行进,然后向锡斯坦(即古代塞克斯坦)前进,从锡斯坦可以抵达伊朗东部的城镇,以及兴都库什南部的居民点,而从马里穿过阿姆河上游河谷到达印度西北地区的路,就不是很远了。特别是从中国和中亚前往印度的旅行者,乐于选择这条路线。这条路线越过兴都库什的山隘和高处山谷,穿过兴都库什的美丽风光,进入喀布尔山谷,从那里越过开伯尔山隘,进入印度西北的犍陀罗地区。那里的城市,如白沙瓦、塔克西拉,过去都是最重要的文化中心。在穿越荒无人迹的兴都库什山脉的路上,一个重要的休息地点是巴米扬的高处山谷,如果人们想要避开艰险的萨兰山隘,则首先选择的就是这个山谷。贝格拉姆即卡皮沙是兴都库什南部最重要的地点,而巴克特利亚(即巴尔赫)——古代

大夏的都城——是兴都库什山与阿姆河之间最重要的文化中心。

在阿姆河下游的呼罗珊地区，曾发展出一种自成一体的文化，不过它处于那条联系东西方的著名之路的边缘。尽管如此，来自中国的印度朝圣者，例如玄奘，曾经访问过这个地区。阿赖山脉是天山与帕米尔山结的一个支脉，它形成阿姆河河谷的北界。在这条山脉的南、西、北三面，有一系列绿洲城市，它们属于东伊朗粟特文化区。在阿赖山以南（实际上依然属于阿姆河上游河谷地区）较突出的考古发现地点，有哈尔察扬和阿吉那一特佩。在泽拉夫善河的山谷及其支脉中，有距离布哈拉很近的古老的瓦拉赫沙，以及距今天撒马尔罕不远的从前的阿夫拉西亚布。

再沿逆水方向前进，就是粟特的重要城市片治肯特（意为“五城”）和穆格城堡。从这两座粟特城市出发，这条路线就进入由锡尔河灌溉的费尔干纳山谷，今日的撒马尔罕就位于该山谷的入口处。再由那里朝东北方向前进，就可以到达塔什干（意为“石头城”）。然后再选择天山以北的路线，沿伊塞克湖通向别失八里（在乌鲁木齐附近）。经由哈密或吐鲁番，继续向东延伸。

通常，往东去的旅客穿过费尔干纳河谷，在到达塔里木盆地之前，必须从那里翻越沿西南往东北走向的天山上一些高高的山隘。在南边，昆仑山和南山是这个盆地的界线，北边为天山，西边是帕米尔山脉。帕米尔的东部，以及昆仑山和南山的北部（此二山为西藏高原的北界），分布着几个绿洲城市。这些居民点的生活基础，是这些高山上的融化的雪水。这种雪水或者流入塔里木盆地南部，在那里渗漏到沙漠下边，或者与塔里木河汇合到一起，注入咸水的罗布泊。在塔里木河沿岸几乎没有居民点，而在塔里木盆地的南缘上则有一系列城镇。从西向东排列，最重要的城镇有喀什噶尔、叶尔羌、和田、克里雅、尼雅、米兰和罗布泊的楼兰。

然后，丝绸之路的这条“南路”就通向敦煌，位于今日的甘肃，是通向中原的西大门。从敦煌通过“河西走廊”（它横亘于南山山脉与戈壁沙漠之间），与中国黄河沿岸的城市连接在一起，其中主要的是兰州。它是最重要的交通枢纽，丝绸之路从这里就通向中国的其他城

市,例如古都长安和洛阳。

公元4世纪左右,在这个被称之为南路的地区,一定发生过一次气候突变;塔里木盆地东南部的所有绿洲水源都干涸了,变得无法通行。法显,这个中国的第一个重要僧人,给后人留下了一份关于他在公元400年左右游历印度的游记。他从敦煌出发,选择了一条北路,经由焉耆,从北向南穿过塔克拉玛干大沙漠,抵达和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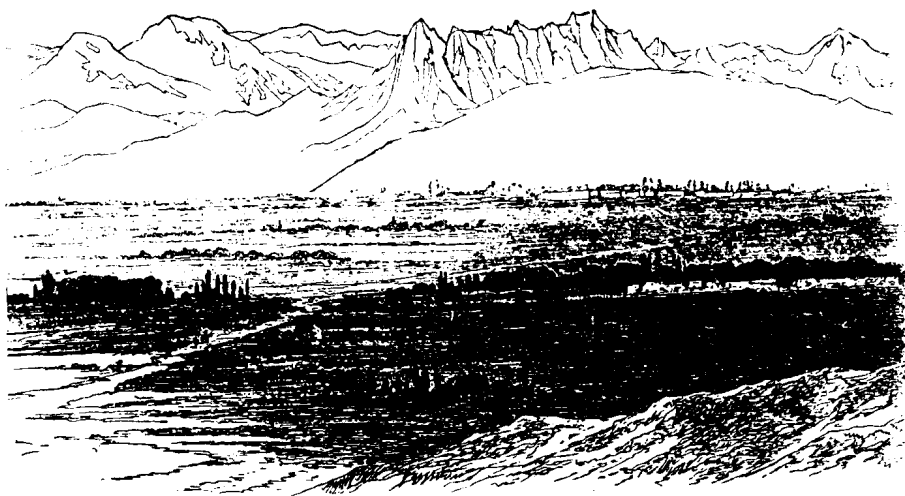


图1 位于塔里木边缘的喀什噶尔绿洲

从公元5世纪开始,人们通常就沿北路横穿塔里木盆地。这条路线把天山以南的所有绿洲都联系到一起,它从喀什噶尔开始,经过吐木休克、阿克苏、库车和焉耆,抵达低于海平面150米的吐鲁番绿洲。吐鲁番也是一个重要的交通枢纽,从那里出发,有大路越过天山通往乌鲁木齐,并可进入准噶尔盆地;经由哈密可进入蒙古大草原;通过戈壁大沙漠又可到达安西和敦煌。而北路和南路就是在敦煌汇合到一起的。

从北路上的许多地点,有小路翻越天山山隘,从山脉北侧的道路,进入伊犁河谷,从伊犁河谷可到达七河流域,也即巴尔喀什湖以

东地区。准噶尔盆地的北界为阿尔泰山脉，西界为塔尔巴哈台山，南界为天山，而从准噶尔盆地出发，也有一些道路通向七河流域。天山以北的东西交通，经由哈密可到达蒙古大草原和“河西走廊”。在蒙古统治时期（公元13—14世纪），同时使用北路和南路，它们都穿过天山南部的绿洲城市。

丝绸之路的路线，基本上都是穿行于沙漠和大草原地区，沿线有分布在高大山脉边缘上的许多绿洲。这些山脉只在无法回避的地点才翻越过去，例如要想从费尔干纳山谷进入塔里木盆地，或者想从阿姆河上游到达印度西北部时，就是这种情况。

大约从公元3—4世纪起，从印度来的商队选择了一条虽然艰苦、但却缩短了的路线，这条路线经由印度河上游河谷和喀喇昆仑山，通向喀什噶尔、叶尔羌与和田。法显沿着与此相反的方向也走过这条路线。这条路线从塔克西拉开始，经由吉尔吉特进入今天的罕萨地区，然后由那里进入干旱的塔里木盆地。本世纪60—70年代才建成的喀喇昆仑公路，从喀什噶尔通往吉尔吉特，然后进入印度河低地，这条公路接近于古代商路的走向。路边有大量的刻写在石头上的题字和岩画，它们证明，许多民族的代表人物行经过这条路线，征服了喀喇昆仑山的险阻。毫无疑问，如果我们对“古典”丝绸之路的其他路段进行一次系统的探索，就会发现类似的题记和绘画。

二、中亚丝路向西的延伸

位于伊朗东部、印度和中国之间的丝绸之路的主要线路，继续向西、向南、向东延长。在西部，与伊朗高原上的交通动脉衔接起来，这些交通动脉经由达姆干和哈马丹，越过扎格罗斯山脉，到达两河流域。从那里有交通联系着叙利亚（杜拉·俄路普斯，巴尔米拉，大马士革），并通向地中海港口（提路斯，安替欧希恩），而且还越过巴勒斯坦抵达埃及，主要是抵达亚历山大港。罗马也从丝绸之路上的贸易活动中得到好处⁽¹⁾，罗马渴求来自中亚和中国的丝织品，正如大夏渴求叙

利亚的玻璃器皿、印度渴求近东产品一样，而从印度向地中海地区运去的货物有香料及其他产品。

印度也通过海路与近东相联系。该国西北部有一条路线经过印度河河谷，抵达印度河口的德普港，从那里乘船可达幼发拉底和底格里斯河河口，而绕过阿拉伯半岛则可以航行到埃及。在公元 240 年，摩尼教的创始人摩尼从两河流域出发，乘船前往印度。在返回时，他选择了经过波斯的陆路。信奉基督教的埃及修士科斯麻士⁽²⁾，于公元 6 世纪编著了《基督教地志》，他所提供的材料也证实了这种经由海路的联系。

然而，被人们较常采用的路线是，从粟特人发祥地的锡尔河出发的陆路，经由哈萨克大草原和里海低地，围绕着里海画一个大弧形，通向黑海沿岸的克里米亚，从那里乘船就可以到达希腊和罗马。中国的某些丝织品可能就是经由这条路线运到罗马的。希腊与罗马的历史学家和地理学家，例如拖雷美和黑罗道特，写下了很详细的材料，报道了直到塔里木盆地一路上的国家和民族情况⁽³⁾。然而通过对他们的报告的分析，反映出一定程度的可疑之处，因为我们有时不能完全肯定地证实他们所提到的民族，特别是若想与中国历史学家对中亚民族与部族所作的论述一致起来，常常就有困难。

三、中亚丝路向东的延伸

丝绸之路向东方的延伸，首先进入中国的古都长安和洛阳。在唐代(618—907 年)，中国与西方国家之间有着频繁的交通往来，除了唐代的历史资料可以证明此点之外，还有古都的一些出土文物也能说明问题，例如陶俑和木雕人物，其中有朝臣和来朝廷拜访的人物，原先放在皇帝的墓室里。在吐鲁番的中国人中，过去也有类似的习俗，这里或那里都画着中亚不同的民族：印度人、波斯人，甚至还有黑人塑像。许多记载都是与此相符的，这些记载叙述了唐代中国大城市中，各种不同民族杂居的情况。其中也有朝鲜人和日本人，他们是作

为商人、僧侣或佛教的门徒来到这个国家的。

根据日本的记载,佛教于公元 552 年由朝鲜传入这个岛国。所以从那时起,它与朝鲜和中国之间,不仅存在着世俗方面的、而且还有宗教上的来往。尽管日本的佛教也经历了独自的发展过程,但在很大程度上是学习中国。如果我们把日本在文化上、政治上与朝鲜和中国的来往也考虑在内,则可以说,丝绸之路从上述中国古都开始,经由朝鲜半岛继续延伸到了日本。能支持这一论断的事实还有:作为东亚著名的印度朝圣者之一的慧超,于公元 700 年左右诞生于朝鲜,他给后人留下了有关他那次旅行的记载。日本也有一个到中国游历过的人,也证明了日本与信奉佛教的中国有着密切的文化交往⁽⁴⁾。此人便是圆仁和尚。他于公元 9 世纪在中国逗留了 9 年,详细地记述了他的经历。今天日本对丝绸之路的历史很感兴趣,这同样也表明,日本人不仅在东亚,而且也在中亚发现了他们的文化之根。

四、丝路地区的特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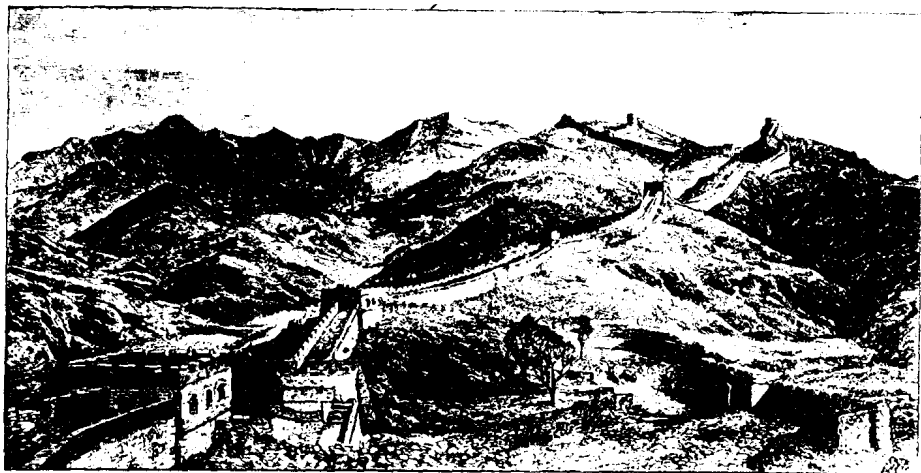


图 2 为防御草原游牧民族的进攻而修筑的长城

如果我们想要找出能显示“丝路地区”面貌的特殊之点，则冯加班的一句名言很合适：“定居区为绿洲，游牧区广袤无垠，这就是处于几个文明之间的广大‘中亚’地区具有的普遍特征。”⁽⁵⁾没有一个大国曾在这个地区长期存在过，如果说在大草原上曾经建立过这样一个国家，则通常过了几代之后就又灭亡了。

绿洲中的城市国家曾经组成过相对稳定的政治实体，但它们都受到游牧的或其他大国的威胁，常常处于某个外国列强的藩属地位。这些绿洲城市主要是某种较高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体现者，他们不仅吸收了新的技术和思想，而且还把这些新技术新思想传播给邻国。所说的较高文化的表现之一，就是书写形式，其特点是吸收了大量的不同种类的文字，总共有 24 种。这方面也反映出中亚各个绿洲的对外开放性，人们在这些绿洲中发现过用 16 种语言写成的文献。

同时也使人清楚地看到，这个地区在民族和语言方面是何等地多种多样。虽然粟特语、汉语或者突厥语，都有可能曾经暂时地作为一种混合公用语，但是这里却从来没有过一种语言充当过某种文化实体的基础。相反，源于伊朗、印度以及中亚的各种语言，或者汉语，都曾对绿洲的精神生活作出过自己的贡献。用这些语文写成的文献被保存下来了，但其中有一部分语文却被其发源地的人们忘记了。最能说明这个问题的例证是佛教，随着伊斯兰教在印度的向前推进，佛教在其故乡开始衰落。在那里，有大量用梵文写成的这个世界性宗教的作品被销毁了，而在中亚却残存着梵文佛经。

尽管丝绸之路上的文化生活成分如此多种多样，但在一定程度上却是一个整体，这是由于那些通过史前时代就已存在的商路联系起来的绿洲，仍然互相保持着经常的联系，在丝绸之路上发现的叙利亚的、伊朗的、印度的和中亚的手稿，就证明了这种文化交流的广度。

然而，经由丝绸之路所进行的贸易，并非总是畅通无阻的，战争与政治动乱，另外还有无法预测的自然灾害，例如罗布泊的经常移动，或大片地区的水源干涸，这些都会暂时地、在某些地段甚至永远地截断了交通。还存在遭受强盗与游牧民族攻击的危险——游牧民

族把骑马抢掠看作是一种英雄行为。这些危险时刻都在威胁着商旅，特别是在政治上不稳定的时期和地区。因此商旅们都设法尽可能快地抵达下一个旅站，住进受到保卫的商队客棧或者寺院。那些绿洲同时也是各种消息的传播场所，在那里还确定哪些人员、驮兽和货物允许通行，因为那些城市国家可以收取获利不小的关税。当然，绿洲在这方面的作用也取决于当时的藩属关系，而这种关系随时都可能发生变化。

同四周大草原上的游牧和半游牧民族进行不断的斗争，也是绿洲城市历史的一个特点。游牧部落的生活是有一定规律的，这就是伴随着他们的畜群，在夏季牧场与冬季牧场之间来回游动。虽然如此，其他游牧部落却不断地来争夺他们祖辈生活的地盘，因而使他们之中的许多人被迫去寻找新的牧场，于是就不断发生部落迁徙事件。这种迁徙对定居民族同样产生不利影响，特别是在局势不稳定时期，他们的农业区有可能受到进攻。即使在局势平稳时期，游牧民族也不断地到农业区和城镇进行抢掠，使羊群以及其他被人渴望的财物换了主人。在此过程中发生血腥屠杀的情况，也并不少见。游牧民族对外出抢掠成功的英雄人物，进行大力吹捧，这使人感到，绿洲居民对遭受入侵的恐惧是可以理解的，特别是由于他们辛辛苦苦地耕种了自己的土地，这些土地往往依赖人工灌溉。有一段回鹘文丰收祈祷文，生动地表现了这种艰苦的劳动：

“农夫(……)额头上满是汗水，他们的手掌肿胀粗糙，脚掌也裂了口子，他们的血液冻住了，他们干渴，饥肠辘辘。他们在坎坷不平的田野上走来走去，手扶犁，弯着腰，忧愁使他们日益消瘦。他们播种，用尖嘴锄刨地。他们衰弱了，他们辛苦地干活，不能坐下来歇一下。他们把种子撒到地里，及时地覆盖上(泥土)，他们饱受艰辛，直到通过渠道把土地浇灌完为止。”⁽⁶⁾

中亚的城市国家经常受到威胁，那些用夯土筑成的高高的城墙，今天在高昌仍可见到一些残垣断壁，这就是存在那种威胁的雄辩证明。我们从一份报告中得知，进攻者把他们的要求写在信里，然后用箭把信射入固守的城内⁽⁷⁾。与其把城市居民的这块狭小天地比作一